

慧思大师的《法华》观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哲学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南岳慧思大师于《法华经》,具深信,发妙解,能实修,得证入,对天台智者影响非常大,后世尊之为天台宗先驱。他虽然对多部大乘经典都非常精通,但独对《法华经》具有终极、究竟的信心,而且还具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形成了非常高妙的见解。他以能入甚深禅定著称于世,尤以据《法华经》而修《法华经安乐行义》著名。他艰苦修行,得证法华三昧,临欲入灭之时,自谓得六根清净,入铁轮王位,表明他一生都是依持《法华》而修行的。

关键词:慧思 《法华经》;天台宗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11)04-0098-05

南岳慧思大师于《法华经》,具深信,发妙解,能实修,得证入,对天台智者的影响非常大。智者追随慧思大师达八年之久,道契师资,辞师南行,道振南朝,遂以《法华经》为宗,分乘判教,开创了天台一宗。祭海先河,溯源有自,后世之尊慧思为天台宗先驱,良有以也。

一、具深信

《法华经》在西晋时期先由敦煌菩萨竺法护初译,至东晋时复经姚秦三藏鸠摩罗什之再译,在南北朝时期获得了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但其时北地学者盛弘《毗昙》,讲经说法之徒多以《华严经》为圆顿之教,研习《十地经论》的地论师学如日中天;而南方学者则多习《成实》,倡导“阐提成佛”的涅槃经与“缘起性空”的三论师学相继兴盛。《法华经》虽然非常流行,却未见特别的尊崇,更缺乏依之起修、专门弘扬的高僧。有之,则自南岳慧思大师始。各种资料都表明,慧思大师虽然对许多部大乘经典都非常精通,但独对《法华经》具有终极、究竟的信心。

慧思大师不仅以《法华经》启蒙入道,亦以《法华经》著名于当世。据其自述,慧思大师“至年十五,出家修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1]由此可知慧思大师出家之初,即以读诵《法华》为

务。比慧思大师稍晚的道宣律师谓其“迥栖幽静常坐综业,日惟一食,不受别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绝。诵《法华》等经三十余卷,数年之间千遍便满……又梦随从弥勒,与诸眷属,同会龙华。心自惟曰‘我于释迦末法,受持《法华》,今值慈尊!’感伤悲泣,豁然觉悟。”^[2]慧思大师临灭,犹对弟子们说“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但无人响应,这就意味着慧思大师今生的化缘已尽,慧思大师于是便“屏众敛念,泯然命终”。^[3]也就是说,慧思大师恒诵《法华》,以之为归极究竟之业,在当时的佛教界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以至于在其去世之后,道宣律师采择史料为其立传,很自然地就透露出慧思大师皈命《法华》的事实来。

可能有人会依据《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认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时略称《大品》、《般若》27卷)是最受慧思大师尊崇的经典。我也认为慧思大师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推崇超出其他各种大乘经典。如《立誓愿文》中说他在四十三岁时“誓造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一部,以净琉璃七宝作函,奉盛经卷,众宝高座,七宝帐盖,珠交霞幔,华香瓔珞,种种供具,供养般若波罗蜜。然后我

当十方六道普现无量色身,不计劫数,至成菩提,当为十方一切众生,讲说《般若波罗蜜经》。”^[4]慧思大师之所以立此誓愿,是因为他多次受请讲说《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及解释该经的《摩诃衍义》(即《大智度论》),或因名闻利养之争,或因论议不同所致,几次三番地遭到恶毒比丘的暗算,险些为此丧失身命。次年如愿造成金字《般若》,慧思大师遂郑重著成《立誓愿文》。^[5]慧思大师既为造成金字《般若》而立誓愿,故而在文中唯说其弘宣《般若》之情况及决心,遑言他经。金字《般若》既成之后,慧思大师又造了金字《法华》,他以《般若》为“次第意”,以《法华》为“圆顿旨”,则明显具有较之《般若》更重《法华》的意味。道宣在叙述慧思大师与智者大师师资道合时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华》,琉璃宝函,庄严炫耀,功德杰异,大发众心,又请讲二经,即而叙构,随文造尽,莫非幽赜。后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至一心具万行处,颇有疑焉。思为释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凯即谕受《法华》行法。’”^[6]智者大师所学于慧思大师者,亦以《法华》行法最为得意。

慧思大师对《法华经》的深信在其自著的《法华经安乐行义》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他开篇即云:“《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凡是一切新学菩萨,欲求大乘,超过一切诸菩萨,疾成佛道,须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7]也就是说,在慧思大师的心目中,《法华经》是使人不依赖于老师的教导就能顿悟佛法的大乘法门,世人根性陋劣,对《法华经》所说的法门难以信仰、理解,但如果依之修行,却能够迅速地成就佛道。他接着举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及妙庄严王的故事,说他们由于能一心读诵《法华经》,专求佛道,最后受记作佛。对此他还以偈颂的形式加以强调:“欲求无上道,修学《法华经》,身心证甘露,清净妙法门。持戒行忍辱,修习诸禅定,得诸佛三昧,六根性清净。”^[8]在此,修持《法华经》而成就佛道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我们知道,智者大师在出家之初,先是潜入大贤山中随慧旷律师诵习《法华经》、《普贤观》、《无量义》等经典,如此对《法华经》的坚定信仰就成了南岳、天台师资道合的思想基础。而南岳大师艰卓弘

经的誓愿也引起了智者大师的共鸣,为他以后以《法华》为宗分乘判教、创宗立派奠定了情感的、思想的、学理的及实行的坚实基础。

二、发妙解

慧思大师对《法华经》的思想不仅具有非常深厚的信仰,而且还具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形成了非常高妙的见解。这在《法华经安乐行义》及其得意弟子智者大师讲述的《法华玄义》等著述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慧思大师对《法华经》名题的理解非常高妙,开启后世天台说经首重释名之矩矱。他说:“妙者,众生妙故。法者,即是众生法。莲华者,是借喻语。譬如世间水陆之华,各有狂华,虚诞不实,实者甚少。若是莲华,即不如此,一切莲华,皆无狂华,有华即有实。余华结实,显露易知,莲华结实,隐显难见。狂华者,喻诸外道。余华结果,显露易知者,即是二乘,亦是钝根菩萨,次第道行,优劣差别,断烦恼集,亦名显露易知。《法华》菩萨即不如此,不作次第行,亦不断烦恼。若证《法华经》,毕竟成佛道。若修《法华》行,不行二乘路。”^[9]慧思大师认为,《法华经》名题中的“妙法”二字,实际上就是说的“众生法”。这就意味着说佛法奇妙诸经皆然,说众生法奇妙唯在《法华》,而《法华》之为“无师自悟,疾成佛道”,其奥妙就在于此处。“莲华”二字是借莲花以喻《法华》作为佛经的奇妙:其他种类的花,有的仅开花而不结果实,有的开花后会很明显地结出果实,而莲花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凡是开花必有果实,绝无虚诞之花,果实即藕,深隐于淤泥之中,人们不易觉察到。在慧思大师看来,那些只开花而结果实的狂花,可以比喻各种外道,外道说得天花乱坠,但就是不能引导众生从生死烦恼中解脱出来;那些开花结果显而易见的可以比喻二乘和钝根菩萨,他们次第上升,成就虽然不大,但却人人尽知。修持《法华经》的大菩萨与此不同,大菩萨们没有次第上升,没有断除各种烦恼,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没有获得什么成就,而事实上他们已经证得佛道,这如同人们没有觉察莲花结藕而藕已长成一样。

更为奇妙的是,其他的花纵然结果,也只是一花结一果,而莲花虽一,其果却可以甚多,这意味着修习《法华经》不仅可以成就佛道,还可以有多方面的收获。慧思大师说:“诸水陆华,一华成一果者甚少,堕落不成者甚多。狂华无果可说。一华成一果者,发声

闻心即有声闻果,发缘觉心有缘觉果,不得名菩萨佛果。复次,钝根菩萨修对治行,次第入道,登初一地,是时不得名为法云地,地地别修,证非一时,是故不名一华成众果。《法华》菩萨即不如此,一心一学,众果普备,一时具足,非次第入,亦如莲华,一华成众果,一时具足。是名一乘众生之义。”^[10]外道修行,没有出离烦恼之结果,故而是空费气力,虚度岁月。二乘修行,必能出尘离欲,强于外道之不能出离者多矣。然一人修行,止得一人出离,不能利益大众,其收获非常微小。大乘菩萨一人修行,可使无量众生获得无上妙道,皆得利益,其收获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通过这一番解释,使《法华经》不断烦恼而证涅槃的顿悟义、非次第义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发。

岁月绵邈,慧思大师的著作散佚略尽,世人福薄,对于他的许多奇思妙解都无缘得见。智者大师二十三岁入大苏山从学于慧思大师,侍师八年,始行离去。之后无论是开法金陵,还是建讲于荆扬二州,每不忘称扬乃师,经章安灌顶之笔录,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如天台智者大师之释“妙法”云“南岳师举三种,谓众生法、佛法、心法。如经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若众生无佛之知见,何所论开?当知佛之知见蕴在众生也。又经但以父母所生眼,即肉眼;彻见内外弥楼山,即天眼;洞见诸色而无染著,即慧眼;见色无错谬,即法眼;虽未得无漏,而其眼根清净,若此一眼,具诸眼用,即佛眼。此是今经明法妙之文也。”^[11]智者所说之法,实不逾于佛法、众生法、心法,且即心法而说佛法、众生法,此种理解虽然可能有智者大师的发挥,但其渊源于大苏山中所闻慧思大师的法义之谈则是无疑的。

灌顶记录智者解《法华》“境妙”云“今经用十法摄一切法,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南岳师读此文,皆云如,故呼为‘十如’也。天台师云‘依义读文,凡有三转: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报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报,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若皆称如者,如名不异,即空义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点空相性,名字施設,迥邈不同,即假也义。若作相如是者,如即中道实相之是,即中义也。分别令易解故。明空假中,得意为言,空即假、中,约如明空,一空一切空。点如明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论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纵不横,名为实相,唯佛

与佛究竟此法。”^[12]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是天台宗一家的究极之论,从上引文可以看出,此究极之论就是智者大师在南岳大师妙解《法华经》文字的基础上所作的发挥和创造。

紧扣《法华经》等所要讲说的经典(即文中所谓“今经”)文句,展开义理发挥,将佛教的诸多思想都容纳其中,从而形成理论的层次和体系,是天台宗讲经说法的特色,这种特色充分体现于智者大师所开创的独特判教思想之中,而溯其渊源,则肇启于慧思大师的有关《法华经》的各种妙解之中。

三、能实修

慧思大师名列《续高僧传》“习禅”一科,以能入甚深禅定著称于世,且将其修法著成文字,流传至今者,有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而修的《诸法无诤三昧门》,尤以据《法华经》而修的《法华经安乐行义》最为著名。

慧思大师撰写《法华经安乐行义》的经典依据是《法华经·安乐行品》。此品经文讲到文殊菩萨问佛,菩萨于后恶世如何弘扬《法华经》,佛云:若菩萨摩訶萨于后恶世,欲说是经,当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身安乐行);二者不乐说人及经典过,亦不轻慢诸余法师,不说他人好恶长短(口安乐行);三者无怀嫉妒、谄诤之心,亦勿轻骂学佛道者、求其长短(意安乐行);四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誓愿安乐行)。总之,佛于此品经中,要求他的弟子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时时、处处、事事都要以苦为乐,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普度众生、弘扬《法华》的事业当中去。从其自述经历来看,慧思大师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他34岁时,“在河南兖州界论义故,遭值诸恶比丘,以恶毒药令慧思食,举身烂坏,五脏亦烂,垂死之间,而更得活。”^[13]又如在他39岁时,“淮南郢州刺史刘怀宝共游郢州山中,唤出讲摩訶衍义。是时为义相答故,有诸法师起大瞋怒,有五人恶论师,以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食,所有余残,三人噉之,一日即死。慧思于时身怀极困,得停七日,气命垂尽。”^[14]多次为法险些丧身失命,不但没有磨灭他对佛法的信仰,反而激励他立下不惜身命深入修学佛法的誓愿。慧思大师此种能忍难忍的品格非常符合佛在《法华经·安乐行品》中的教导,他的坚韧毅力也许就来自于此。

慧思大师根据依据《法华经·安乐行品》精进修持,形成了他独到的体会,并将这种体会留存了《法华经安乐行义》之中。他认为,“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故曰行。”也就是说,所谓安乐行,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心境的平静,不受五蕴烦恼的束缚和扰乱,努力去做自利利他的事情。他接着指出,安乐行有四种:即“正慧离着安乐”、“无轻赞毁安乐行”(亦名“转诸声闻令得佛智安乐行”)、“无恼平等安乐行”(亦名“敬善知识安乐行”)、“慈悲接引安乐行”(亦名“梦中具足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槃安乐行”)。在慧思大师看来,佛教的修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相行,一类是无相行。如其他禅定,从欲界地、未到地、经初禅、二禅乃至非想处定,差别不同,各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故为有相行,再如《法华经·普贤劝发品》中所说的菩萨读诵经典、散心精进之类,也是有具体行法的,故而也属于有相行。安乐行则与之有别,其所注重的是“一切诸法中,心相寂灭,毕竟不生”,“一切深妙禅定,行住坐卧,饮食语言。一切威仪,心常定故”,^[15]所以安乐行属于“无相行”,它重视的是内心世界的安宁平静,而非外在的具体形式。

将经典义理与实践修行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创立的契机;在修行中不太在意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步骤,而特别强调内心世界的宁静,则是中国佛教各宗派共同的特点。慧思大师作为最早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先驱,对中国佛教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开创和肇启之功。

四、得证入

慧思大师艰苦修行,得证法华三昧,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为当时僧俗所景仰。临欲入灭之时,弟子问其所证,大师自谓得六根清净,入铁轮王位,这表明他一生都是依持《法华》而修行的。

慧思大师曾经有过非常艰苦的自修经历。《续高僧传》本传曾载他从学慧文禅师而获得深刻的证悟。“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性乐苦节,营僧为业,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昼夜摄心,理事筹度,迄此两时,未有所证。又于来夏,束身长坐,系念在前,始三七日,发少静观,见一生来善恶业相,因此惊嗟,倍复勇猛,遂动八触,发本初禅。自此禅障忽起,四肢缓弱,不胜行步,身不随心。即自观察,我今病者,皆从业生,业

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身如云影,相有体空。如是观已,颠倒想灭,心性清净,所苦消除。又发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岁,慨无所获,自伤昏沈,生为空过,深怀惭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间,豁然开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十六特胜,背舍除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后往鉴、最等师,述己所证,皆蒙随喜。研练逾久,前观转增。名行远闻,四方钦德,学徒日盛,机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16]这一大段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将慧思大师苦节修行交代出来,而且将其所证得的“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也做了简要的说明。这种艰卓的修行使他得入法华三昧,获甚深禅定境界,也使他名声远播,成为后学们追慕的对象。智者大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敌国之境,前往大苏山从学慧思大师的。

慧思大师的弟子不少,不必个个都留名僧史,成就卓荦,但智者大师如不遇慧思大师,虽亦可因自身特殊的天赋条件而成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然未必能如后来之名动朝野、创宗立派。僧史之重师资道合,常举佛图、安、远及思、颢、灌顶为三叶胜芳,良有以也。《续高僧传》智者本传云:“(智者)诣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受业心观。思又从道于就师,就受法于最师。此三人者,皆不测其位也。思每叹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颢乃于此山行法华三昧。始经三夕,诵至《药王品》,心缘苦行,至‘是真精进’句,解悟便发,见共思师,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故思云:‘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此法华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砂山,如前入观,于经有疑,辄见思来,冥为披释。尔后常令代讲。闻者伏之,惟于三三昧三观智,用以谘审,自余并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执如意,在坐观听,语学徒曰:‘此吾之义儿,恨其定力少耳。’于是师资改观,名闻遐迩。”^[17]也就是说,智者在师从慧思大师之前虽然已经读诵过《法华经》,但是在慧思大师的启发和诱导之下,才对《法华经》有深入的理解和体证的,而彼时智者的禅定功夫才处于为进入乃师慧思大师所证的法华三昧作准备和打基础的阶段,虽远不及于乃师,但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所以只有具备慧思大师这样高境界才可以为之证明。我们知道,后来智者大师辞别金陵,禅修于天台佛陇华顶,才证得法华三昧,达到其师所至的境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慧思

大师之所证悟是多么的高深难测了。

智者大师曾经面咨乃师所证。《续高僧传》本传述其事云“顓即谘受法华行法,三七境界,难卒载叙。又谘师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铁轮位耳。’时以事验,解行高明,根识清净,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发心,长别苦海。’”^[18]准天台宗义,十信为菩萨五十二位修行中的最初十位,入佛教法海,须以信为先,故称十信,即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护法心、回向、戒心、愿心。菩萨入得此位,可得六根清净,消除眼等六根无始以来的各种罪垢,各发无碍之妙用,且得六根互用之自在。《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曰:“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以“六即”判之,为“相似即”,即入此位后,菩萨已与佛相似,再进一步,即可分身散体,百界成佛。因此说,慧思大师所证之位,实为凡夫所能达到的最高位次。

慧思大师于《法华经》能信、能入,其成就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智者以《法华经》分乘判教,创宗立派,实是对慧思大师《法华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第46册,第

787页上。

[2]道宣《续高僧传》卷17,《大正藏》第50册,第562页下。

[3]道宣《续高僧传》卷17,《大正藏》第50册,第563页下。

[4]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第46册,第787页下。

[5]慧思在《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说“从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于南光州光城都光城县齐光寺,方得就手,报先心愿,奉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部,并造琉璃宝函盛之。即于尔时,发大誓愿:愿此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七宝函,以大愿故,一切众魔,诸恶灾难,不能沮坏,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兴于世,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46册,第787页上)据此可以断定此愿文是在金字般若竣工之时所造。

[6][16][17][18]道宣《续高僧传》卷17,《大正藏》第50册,第563页中、第562页下-563页上、第562页下-563页中、第563页中。

[7][8][9][10][15]慧思《法华经安乐行义》,《大正藏》第46册,第697页下、第698页下、第198页下、第700页上。

[11][12]智者《法华玄义》卷2上,《大正藏》第34册,第693页上、第693页中。

[13][14]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第46册,第787页上、第787页中。

(责任编辑:胡晓明)